

鉄傘記

田
午
著



鐵傘記



鐵 傘 記

田 午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・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這部小說是描寫一個焊輪機研究小組創造自動焊輪機的事蹟。這裏反映了工人階級如何在黨的領導、教育下，爲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，忘我地、頑強地進行創造性的勞動，並在克服困難中發揮了工人階級集體的力量和智慧。

封面設計 孫如一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東 西 長 街 胡 同 4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194 字數196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7 $\frac{9}{16}$ 插頁2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定價(6) 0.65 元

目次

一	戰鬥着的人們	一
二	搭夥幹不上算	二七
三	開不完的會議	三三
四	主席的苦悶	四四
五	豁上老面子	五〇
六	初次見面	六四
七	一把破傘	七五
八	沒有用的圖樣	一〇七
九	沈技術員的祕密	一二三
一〇	計劃外的工作	一二七
一一	要過富裕日子	一五五
一二	張秀剛的悔悟	一七三

一三	慰問·····	一八五
一四	獻不成的禮物·····	二〇〇
一五	木槍·····	二五五
一六	良好的開端·····	三九

一 戰鬥着的人們

正是在炎夏的季節。太陽熾烈地照射着車輛段的修車場和各個職務車間。尖七兩響好像故意地隱藏到什麼地方去了，連一小片也很難找到。站在太陽裏，就好像站在鐵爐旁邊，又彷彿是站在燒熱了的鐵板上。

車間的工人們，仍然和每日一樣在緊張地工作着。他們仍舊把勞動保護用品全副披掛整齊，汗水浸透了厚厚的工作服，臉上的許多小汗珠很快地便集結成了大汗珠，順着眉毛的末端、鼻尖或下額流下來。有時，也用那帶着油漬的手背敏捷地擦一下臉。

這裏的工作，正是按照在鐵路系統裏的流水作業法進行着。在早晨，車輛入了場，工人們就立刻行動起來，每個人和每一小組，都是按照既定的順序去做。台車工、木工、電焊工、油工、制動工、連結工、車輪工……這一切工種，都是那樣嚴密地銜接着，非常有組織地忙碌着。轉眼間，那些有病的車輛，就被拆散了，成爲一片片的零件。各個輔助場也是緊密地配合着這裏的工作，只要稍有銜接不好，就會造成生產中斷。每年一次的定期檢修車輛，一定要在當天的八小時之內修好，不讓它在場裏過夜，

因為在場裏睡一夜，它就少做一夜的工作。如果由於工作中的缺點造成了『殘車』——就是車輛在場裏睡了覺——這便是大家的恥辱。

假如是一個陌生人，走進了修車場，就會感覺好像是走上了火線。不同重量的鐵錘敲擊着發出無節奏的聲音，風力工具忽低忽高的嘶叫聲，電焊忽斷忽續的強烈刺目的火花，一陣陣震人心魄的鉚釘機的響聲……這一切交織在一起，構成了一個偉大的場面，而在這場面中最光榮最勇敢的形象，却是工人們那種忘我的勞動熱情。

就是這樣，每天早晨由段外送進來的是已破損了的、超過技術限度的貨車或客車，或是在朝鮮前線光榮地完成了任務，車身上帶有些彈傷的車輛，而下午送出去的，却是煥然一新的、符合技術標準的車輛了。

車間的左邊緊靠着車站的調車場，那裏日夜不停地進行着工作。在車隊裏發現了應該修的車輛時，就送進車輛段來檢修。

貨車修理場是一個很大的場房，兩條鐵路線由調車場一直延伸進場子裏來，從另一端又通向段內的各個股道去，場房內的股道上正架着許多沒了手脚的車廂空殼，人們正在緊張地工作着。

車間外樹上的蟬，已習慣了這種嘈雜的聲音，毫不介意地在枝頭上扯起嘶啞的喉嚨

叫個不停，好像有意地點綴着這個場面，使人們感覺更加燥熱了。

勞動保護員劉霞，抱着好幾捆十滴水、仁丹和清涼油，來到貨車修理場。她一面用手帕擦着汗，一面還不停地用它搽着，嘴裏直嚷着：『這個天氣！熱死人了呀！』

劉霞走進來以後，在近處工作的幾個人立刻就注意到她手裏抱着的東西。

『喂！劉霞同志！每人一份嗎？』一個胖胖的臉，滿腮長着短鬍鬚的工人這樣問。

另外一個瘦長的小伙子，臉上帶着真摯的表情，向她開玩笑說：『我不要一份，我就需要清涼油。劉霞！十滴水和仁丹兌換成清涼油行不行？』

『你就可以特別嗎？』劉霞有些討厭他，用命令的口氣說：『由生產組長分配！』

『對！我接受你的意見。』瘦長的小伙子轉過身去，把他的汽焊嘴子湊近了火繩，

同時回過頭來又補充了一句：『那應該先發給我們的小組，因為我們的組長是張秀剛。』

『缺德的長脖鹿！』劉霞白楞了他一眼就向前走去。

按照路程的順序，應該把暑藥先發給張秀剛小組，但是她回頭看了看王鬍子仍然在齜着牙，不時地瞧着她，就執拗地仍然向前走去。

劉霞和張秀剛從騎竹馬的時候就在一起玩，他們的父親都是鐵路工人，現在仍然住在一個宿舍裏，他們經常在一起學習和參加業餘活動，這樣，彼此之間就產生了比較深

厚的感情，如果有一天沒有見面，彼此就感覺像是有件事沒有做完似的。

劉霞發完了其他組的暑藥，又回到張秀剛工作的地點。他正在電焊着一件工作物，等他結束了那件工作物的時候，她拾起一根焊條敲了敲他的大帽子，張秀剛立刻驚異地回過頭來。

『是你啊！』他微笑着問，『有事嗎？』

『上級發下來的暑藥，一共三種，每人一份，你們小組一共五個人，是五份。』她認真地向他交代着，『這幾天天氣很熱，請你經常注意同志們的工作情況和身體情況，有發生疾病的，立刻送到診療所去。』

『好的！』他脫下厚厚的帆布手套，點收了暑藥。

最後，她特別關心地问了他的工作，但是他却顯出驕傲的神氣說：

『憑咱的身子骨，沒問題！』

『戴着這麼個大帽子！還是注意點好。』她說完就向輪軸場的焊輪室走去。

她穿過幾條鐵路線，來到焊輪室。這個臨時房屋正接連在輪軸場的東牆上，是用從貨車上拆下來的廢舊木板釘起來的，木板上還有許多已錯開了的、不完整的白色標記，房頂上伸着兩個又高又粗的黑色煙筒，冒着濃厚的黑煙，中間的大門像篷車的門一樣，是

往旁邊推開的，一條鐵路線從門中間伸進屋裏去。門外的前面併排着八、九條鐵路線，在那些線路上排着密密層層各種形式的車輪，大的、小的、粗的、細的……有些是已經修好了的，有的是等待修理的。在工作的時間，焊輪室的門窗是緊緊地關閉着的，只有房頂上天窗開着，來散放室內的煙氣。

劉霞剛開了那扇小門，熾人的熱氣就向她迎面撲來，強烈的藍白色的電弧火花照得她不敢睜眼，她用手遮着眼睛，小心地走進去，立刻，她感覺好像是走進了烘乾爐裏似的。兩座加溫爐伸着黃紅色的火舌，鼓風機在低沉地吼叫着，燃燒着的木柴在劈兵地爆炸着，滿屋裏充滿了木柴和焊條藥皮燃燒的濃煙，嗆得她眼淚都流出來。王文田穿戴得像是個潛水工，正在電焊着車輪子的輪緣。他的助手小楊在輪子的另一端，徐徐地轉動着那車輪了。小楊的面前豎着一塊鑲有鐵架的木板，王文田除了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外，還在胸前掛上一層帆布，這樣可以防止電弧中的輻射線對他們皮膚的傷害。

王文田正焊完一個輪子，把帽子摘下來，喘了一口粗氣，用手巾把頭上的汗擦了又擦。『唔！勞動保護員！』他向她打趣地說，『你也想來烤烤火嗎？快出去吧！到外邊涼快！』

他們走到外邊的棚子下，這裏早有準備好了的幾個小木箱、水壺和茶缸。老王脫下

那已濕透了的工作服，端起那大號白色搪磁茶缸，幾乎是一口氣就把它喝下去了。

『你喝的什麼？』劉霞注意到他的飲料。

『茶……十六兩一斤的。』

『你這樣喝下去，一會兒不又冒出來了嗎？』

王文田很詫異地看了看她說：

『你怎麼淨說實話呢！冒出來，也要喝呀！』

『我和你商量一下，你可以喝高溫車間工人的保健飲料。』

『什麼？飲料？』

『你最好喝鹽汽水，就是用鹽配的汽水，因為經常流汗就會把身體裏的鹽分流出來，喝鹽汽水，能補充身體內的鹽分，有很多工廠試驗過很有效。』

『咱不懂什麼鹽分不鹽分，淌汗多了就淌虛啦，渾身沒勁。』

『就是那麼回事。』

『好喝嗎？』王文田的心眼有些活動，想打聽一下這鹽汽水的究竟。

『咱要先講明白，你要拿它當藥喝才行。』

他稍微一楞，故意皺着眉頭，微笑着說：

『說了半天你是想配藥給我喝！』

『你要說它是藥，就算它是藥吧！你不妨試一試看。』

她還問了問他的工作，但他並不叫苦，只是對鑄輪機老馬提高工作效率存在着極大的顧慮。劉霞却不想問他這方面的事，她最注意的是他的勞動條件。

『我不是叫苦，說實在的，這些日子是够熱的，有什麼辦法？輪子一定要加熱到二百五十度，還不能叫它着涼，一着涼它就蹦給你看，五六個鐘頭焊一個輪子，得一氣幹下來，就像抱着個大火盆。可話又說回來了，工作反正得做，我不幹叫誰幹呢？你試試這個電焊把子！』

她不經意地接過那電焊把子，但很快地又把它扔掉。

『啊唷！』她尖叫了一聲，好像觸了火塊似地彈着手指，說：『燙死我啦！你這個壞傢伙！』

王文田的眼睛縮成一道縫，翻着兩片厚嘴唇，嘿嘿地笑起來。劉霞急不得惱不得，覺得自己本來是好心好意爲他打算，而他却這樣嘻嘻哈哈地不在意。她生氣地照他肩上就給了他一拳。

王文田總是這樣，無論多麼艱巨的工作，只要是他能幹了的，他總是一聲不響地去

完成它，幹完了也不大喊大叫叫別人知道。他覺得焊輪這件事算不了什麼，要和他過去受的罪來比比，那簡直是不能相比的。無論怎麼說，現在自己主動地幹起活來，總是比日本鬼子拿皮鞭子打着幹的痛快。想到了這些，即使再艱苦些，他也打心眼裏痛快。

王文田是七級電焊工人，具有一般工人所通有的直爽和愉快的性格。方方的臉盤，矮矮的個子，身軀很粗壯，兩道粗黑的眉毛下掛着兩隻微帶黃色的大眼睛，嘴唇稍有點厚，微微地向外翻着，經常帶着微笑，他的額角上已經有些禿了，前額一條一條的皺紋，標誌着他由青年時代起到解放時止的艱苦經歷。每當他和同志們談起他不幸的青年時代——如何隨了親戚去關東，如何伐木，怎樣做苦工，怎樣挨日本鬼子的皮鞭子，餓得眼睛發花，怎麼由高架子上摔下來，同伴們怎樣救了他……這一切，他能整本整套地詳細生動地講給人聽，只伐木的一段，他就能足足講上幾個鐘點，聽的人往往會被那荒無人跡的森林，以及英勇的勞動所吸引。談到日本鬼子和反動派的迫害，有時他自己還不感覺怎樣的時候，而聽的人已經由於辛酸而激憤了。

他以前在修配車間的電焊汽焊組裏擔任工長。在春季裏領導上採納了他的建議，開闢了焊輪室，因為電焊車輪的技術要求較高，上級派他擔任了這個工作。

入夏以來，車輛處領導上很重視焊輪的工作，技術科的吳科長經常下來，尋找改善

焊輪室的勞動條件的辦法。黨總支委員會的宋書記也掛念着這件事，因為這件工作不僅是勞動條件惡劣，並且也是生產中薄弱的環節，時常來動員王文田想辦法。王文田雖然也沒斷了想這個問題，但始終也沒想出辦法來。劉霞也時常跑到他這裏來問問，不過她只能在防護、醫藥、保健方面來着想，也想不出基本解決的辦法來。

『王師傅！』劉霞沉寂了一會，向他說，『我想，要改善你的勞動條件，必須改進你的工作方法。』

『是啊！你說的是再對也沒有了，可是，怎麼改呢？』

『開動腦筋，想辦法呀！』

突然，他們身後的一個人忽然開了腔：『對！劉霞同志說的很對！應當動腦筋想辦法！』

他們猛一回頭，看見車輛處的吳科長左胳膊夾着個硬紙本正站在他們的身後。他微笑着，顯然能看出他對他們的談話很感興趣。

『吳科長！』王文田站起來向他打招呼說，『坐下來喝碗水吧！天很熱！』

吳科長隨即坐在一個小木箱上：『是啊！天氣是够熱的了，所以我想來看看你們的焊輪工作。』

『沒有什麼，熬過這個夏天去就好一些了。』王文田帶着感激的心情這樣說，『你太關心我們了！像你這樣的科長犯不了官僚主義。』

他們都笑起來。吳科長沉思地接着說道：

『整天在現場亂跑，未必然不是官僚主義。不解決問題，起碼也是形式主義。』王文田瞧着吳科長的臉有些不安，他忽然想起了鏟輪機問道：

『鏟輪機現在已經提高效率了吧？』

『還沒有，現在正在試驗，如果高速切削試驗成功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一倍半，每天可以鏟四對輪子，這樣就可以解決輪軸供應不及時的問題了。你們知道你們段在上一個季度內有多少因等待車輪而殘留的車輛呢？』

『一百多輛！』劉霞很快地答出來。

『對呀！你的腦子很清楚，一百二十七輛，咱們來算一下，這一百二十七輛車如果能按期出車，能為國家做多少事呢？』

王文田把臉陰沉下來，兩個胳膊肘支在兩個膝蓋上，不停地把兩隻手的手指合攏起來又伸開，傾斜着腦袋，眼光不知在注視着遠處的一件什麼東西。吳科長的話使得他思想很波動。他在盤算着如果鏟輪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，每天能鏟四對，而他每天却只能

焊一個輪子，固然是有些輪子不一定經過補焊就可以鑲修，但生產效率究竟差得太懸殊了。怎麼辦呢？焊不出來就影響鑲輪。因等待車輪而殘留車輛的情況還是解決不了。

劉霞順手拾起一根小木棒在地上亂劃，她的腦子裏湧現出一種幻想，她幻想着他們能够創造奇蹟，改善了焊輪的艱苦情況，並且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吳科長注意到王文田在呆呆地想什麼，就問他：

『你想什麼哪？』

王文田抬起頭來，但是沒有立刻答覆，只是呆呆地注視着吳科長。

『你在想什麼問題呀？』吳科長又重複了一句。

『我想，鑲輪的工作效率提高了，我們可焊不出這樣多的輪子來，怎麼辦呢？』

『你想的還不是問題的全部。』

『怎麼不是呢？』王文田肯定地這樣說着，『老馬他們一天幹四對，我只能焊一個，這……』

『是啊！是啊！我知道，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，多調幾個人和幾部電焊機來就可以了。不過，現在的情況首先是要解決勞動條件的問題，我們是要在改善勞動條件的基礎上來提高工作效率。』